

拉着板车迎丰收

○徐龙宽

若让我在一年四季中挑选一个最喜欢的季节,我会选择秋季。秋风最为凉爽,天空最为清澈,最关键的是,秋季是收获季,万物皆可收。

我的故乡位于黄河冲积平原。这里沃野千里,植被丰富,温带生长的作物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到。

高个子的高粱、玉米,颗粒饱满的黄豆、小米,匍匐在野的地瓜、花生,在秋日艳阳下,各自晒出成绩单。

我家有七亩农田,都是上好的水浇地。地里种植的是玉米,金黄的玉米像一个个胖小子,挂在秸秆上。收获前,我们会将玉米叶去掉,放在地头儿晾晒,剩下一排排队列齐整的玉米。提前去掉玉米叶,一是方便风过玉米丛,促进玉米成熟,二是为了将养分供给玉米,而不是叶子。我的乡邻在一年又一年的耕耘中积累经验,掌握了这样一个增产增收的方法。

每到这时,父亲就会在院子里维护保养他的木板车。在老家,几乎家家都有一辆木制板车。板车长3米左右,前段为车辕,长约1米,中段为车厢,长约1.5米,两侧有车帮(也叫车围),后端为约半米长的车尾。车辕到车尾由一根长木料做成,这样能使车身一体,便于拉力直接传递到车尾。车尾的最后端延伸出一段,做成斜坡状,在下坡时,拉车人只需高高抬起车辕,最后端便摩擦在地上,便于刹车。

父亲将车轮卸下,在每个轮轴里打满黄油,又将车帮、车辕逐一加固。

在通往田野的小路上,板车排成一条线,有独自躬身前行的,他们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那么坚毅;有孩子拽着辅绳帮大人拉车的,孩子们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劳动的喜悦;有前面拉后面推的,一家人齐心协力,为了收获共同努力;也有

用毛驴、牛、马拉车的,这些动物们似乎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,迈着稳健的步伐奋力拉车。

装板车有一定的技巧。先用麻袋装几袋玉米,放在车头车尾形成堡垒,再往车厢里倒玉米。车厢满了,还要在上面叠压几袋,直到板车如一座小山。父亲架起车辕,两腿发力,“小山”便在旷野上移动起来,我就在后面使劲推。

老家紧邻黄河,河水上涨时会将房屋淹没,所以,我们居住的房屋都建在高约十米的土台子上。仅凭一两个人拉着满满一车玉米爬上土台,非常吃力,需要邻居的帮助。东邻居马大哥拉着板车回来了,西邻居李大哥也满载而归。几家人合伙,把一辆辆板车拉进各自的院子。在这片土地上,邻里之间的情谊如同秋天的果实般珍贵。

在我眼里,板车装的不只是玉米、大豆、地瓜,更承载着整个秋天,承载着农人的收获与满足,还有融洽的邻里关系。每年的收获季,我都期盼拉着板车去收获那份喜悦与幸福。

山中采栗子

○刘年贵

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大地,绿叶慢慢变黄,在秋风中打着旋儿,是时候上山“打栗子”了。

老家四面皆山,家门口的山沟两侧分布着一块块平地,这些平地曾经是耕地,但含沙太多不宜种庄稼,于是种上了板栗树。每年栗子成熟时,大家都会光顾。

村里人称上山采栗子为“打栗子”,“打栗子”是我们的一大乐事。善爬树者“噌噌”地爬上高及屋檐的板栗树,然后在树杈上站定,手里拿着一根两三米长的自制木钩子,抽打挂在枝头的板栗刺球,拳头大小的刺球纷纷坠向地面,像下起了“雨”,等在树下的人们被刺球砸中并不恼,而是嬉笑地追着滚向草丛的刺球。等“雨”停后,树上的人下来,和树下的人一起捡板栗刺球。

村里人“打栗子”不为卖钱,只为解一时之馋,图一时之乐,所以“打栗子”并非“赶尽杀绝”。一波人走后,下一波人还能打下不少栗子,甚至是最最后一波人走后,枝头上还有刺球。

故乡还有一种栗子树,植株有酒杯粗、成人高,刺球有鸡蛋大小,我们叫它茅栗树。有座海拔1200多米的鸡冠山,从山脚至山腰全是茅栗树。“打栗子”时,附近村民常常半夜出发,结伴而行,带着工具、打着火把。在寒露暗生、冷月高悬的夜里,火把在崎岖的山路上蜿蜒,犹如一条火龙在群山中盘旋。

行至山脚,女人戴上厚帆布手套摘取刺球,男人用老虎钳和剪刀去壳,从东方欲晓忙到夕阳西下,每户可得百余斤茅栗籽,连续干上十几天,便有可观的收获。村民将茅栗籽晒干,一部分拿去集市上售卖,换些钱补贴家用,余下的放在坛子里,作为小孩子过冬的零食。

奶奶说,她们小时候打茅栗时会用火烧树,一阵大火过后,刺球开裂,茅栗籽从球中蹦出来,省去了人工去壳的麻烦。而且,火烧茅栗树,来年树木长势更好,刺球结得更多,味道更甜美。

遥想数十年前,人们在鸡冠山上火烧茅栗树林,大火几日不灭,夜里的火苗映红半边天,火光在群山之间闪烁,映照人们激动的脸颊,那该是何等壮丽的场景!

20世纪80年代初,我的家乡鲁西北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

那时,我家分得八亩地,父亲乐得合不拢嘴。因耕地需要帮手,父亲便和母亲商量喂养一头小牛,母亲点头同意了。那时生活困难,家里没钱,买不起能干的牛,父亲只好向亲朋好友借了120元钱,买了一头小乳牛。

小牛刚来我家时,眼里满是陌生和恐惧。父亲轻轻抚摸着小牛的皮毛,像是安慰一个受委屈的孩子。父亲为小牛搭建了牛棚,用木板制作了牛槽,用竹筛子筛去草料中的土渣后,再将草料倒进牛槽。

父亲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小牛。待小牛吃过草料,父亲便牵着小牛去责任田里劳作。小牛并不会做活儿,父亲说,这是在让它“练操”。当夕阳的余晖映红大地,父亲便牵着小牛慢慢走回家。

小牛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,一年比一年有力气。在父亲的耐心驯导下,小牛学会了各种农活:耕地、耙地、轧麦、打场……与此同时,小牛的胃口也越来越大。夏秋时节的周末,父亲会让我随他去马颊河岸边割些青草,回家后用铡刀把青草切碎。

铡完草后,父亲把切碎的青草装进铁丝筐里,再将铁丝筐放进水缸里晃动。将青草洗干净后,父亲将铁丝筐提出,控干水,然后再将青草倒入牛槽,让小牛食用。

春耕时节,父亲让我和小牛一起拉犁,土地上留下一道道深深的痕迹,那是希望的印记。每每这时,父亲总会一边扶着犁耙,一边哼起梆子腔:

龙凤阁内把衣换,
薛平贵也有今日天。
马达江海把旨传,
你就说孤王驾坐在长安。

.....

父亲爱惜小牛。在我的记忆里,父亲从没打过小牛。倒是我因为小牛发脾气,踢过它一脚,却挨了父亲的鞭打。事后,父亲心疼得掉眼泪。

夏夜,父亲坐在院子里,一边抽着旱烟,一边给我讲他和小牛的故事;秋天,小牛拉着一车黄澄澄的玉米,欢快地奔走在乡间小路上,父亲的笑声回荡在田野上;冬闲时节,父亲给小牛挠痒刷毛,和小牛一起晒太阳。

春去秋来,四季轮回,小牛成为了我们家的一分子,它见证了父亲的辛勤付出,也见证了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改善。

十几年过去了,小牛长成大牛又逐渐变老,牙齿再也嚼不动草料。村里人建议父亲把牛卖给屠宰户,父亲说:“这头牛为俺家出尽了力,流尽了汗,俺不舍……”

如今,父亲已经老去,但他和牛的那段往事却永远留在他的记忆里。而对于我来说,那不仅是一段美好的回忆,更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写照。

父亲和牛

○任重齐

